

集部

王忠文集卷四

明　王禕　撰

論

河圖論

河圖出於六經未作之前六經之作二千餘年於此矣而其為説未明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圖出於河伏羲因之而畫卦書出於洛大禹因之而

敘疇固也而其說所以及今未明者其失在於不知圖書之辨自今觀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位於中以奇耦相對而數九者劉氏所謂河圖朱子所謂洛書也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以生成相配而數十者劉氏所謂洛書朱子所謂河圖也然朱子之以九為洛書十為河圖謂本乎邵子之說而邵子特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而已且九一三七二四六八之圖其象圓一六二

七三八四九之圖其象方則邵子以九為河圖而十為洛書蓋未可知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是故不能無疑於此也先儒或以為河圖即八卦或考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宫法以為即戴九履一之圖而疑其為河圖或以邵子為主或以列子為證而皆以九為圖十為書或又以先天圖為河圖生成之方圖為洛書此其為說各有所據而初莫有至當

者焉然孰知九與十之皆為河圖也何者奇耦相對而
象圓者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生成相配而象方者
河圖之數合而有屬者也圓圖以一九二八三七四六
相對而中以五縱横皆十五即方圖之五十居中方圓
二圖皆河圖也然則何者為洛書洪範初一曰五行至
威用六極六十五言其洛書之文乎鄭氏曰河出圖天
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盖文以錯綜
而理載焉謂之書數以布列而象寓焉謂之圖圖經而

書緯圖約而書博者也是故知圖之為圖書之為書則有以知昔之所謂洛書者皆非洛書而河圖非止於一圖矣故曰河圖之説所以及今未明者其失在於不知圖書之辨或曰果如斯言則當其時圖之數固簡而易見而書之文實繁而難詳不幾於怪妄矣乎曰非然也昔歐陽子嘗以河圖洛書為怪妄矣而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予之

所以為言也

六經論

六經聖人之用也聖人之為道不徒有諸已而已也固將推而見諸用以輔相乎天地之宜財成乎民物之性而彌綸維持乎世故所謂為天地立極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者也是故易者聖人原陰陽之動靜推造化之變通以為卜筮之具其用在乎使人趨吉而避凶書者聖人序唐虞以來帝王政事號令之因革以為設

施之具其用在乎使人圖治而立政詩者聖人采王朝列國風雅之正變本其性情之所發以為諷刺之具其用在乎使人懲惡而勸善禮極乎天地朝廷宗廟以及人之大倫其威儀等殺秩然有序聖人定之以為品節之具其用在乎明幽顯辨上下樂以達天地之和以飾化萬物其聲音情文翕然以合聖人協之以為和樂之具其用在乎象功德格神人春秋之義尊王抑覇內夏外夷誅亂賊絕僭竊聖人直書其事志善惡列是非以

為賞罰之具其用在乎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由是論之則六經者聖人致治之要術經世之大法措諸實用為國家天下者所不可一日以或廢也孔子嘗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世學者因以謂聖人未嘗見諸其行事而惟六經是作顧遂以空言視六經而訓詁講說之徒又從以浮辭曲辯淆亂之其弊至于今幾二千年於是聖人致治經世之用微矣嗚呼聖人之用載於六經如日月之明四時之信萬

世無少替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世故之所以久長而不壞者繄孰使之然也或曰六經聖人之心學也易有先天後天之卦乃聖人之心畫書有危微精一之訓乃聖人之心法詩者心之所發而禮由心制樂由心生者也春秋又史外傳心之典也又曰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道

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也然則以聖人之心言六經者經其內以聖人之用言六經則經其外矣心者其本而用者其末矣舍內而言外棄本而取末果可以論六經乎曰非然也心固內也而經則不可以內外分內外一體也而尤不可以本末論聖人之道藴諸心而不及於用者有之矣未有措諸用而不本於心者也況乎六經為書本末兼該體用畢備吾即聖人之用以言之則聖人之道

為易明而聖人之心為已見本體之全固在是矣若夫
徒言乎心而不及于用者有體無用之學佛老氏之所
為道也豈所以言聖人之經哉

四子論

四子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論語孔子及門人問答之
微言而記于曾子有子之門人大學亦孔氏遺書其經
一章孔子之言而曾子所記傳十章則曾子之言而門
人記之中庸三十三章子思之所作孟子七篇孟子所

著或曰其門人之所述也論語先漢時已行蕭望之張禹皆以傳授而諸儒多為之註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記中註之者鄭玄也孟子初列於諸子及趙岐註之後遂顯矣爰自近世大儒河南程子實始尊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至新安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為之註大學中庸則為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行而舊說盡廢矣於是四子者與六經皆並行而教學之序莫先焉然而先儒之論以謂

治六經者必先通乎四書四書通則六經可不治而通也至於六經四書所以相通之類則未有明言之者以予論之治易必自中庸始治書必自大學始治春秋則自孟子始治詩及禮樂必自論語始是故易以明陰陽之變推性命之原然必本之於太極太極即誠也而中庸首言性命終言天道人道必推極於至誠故曰治易必始於中庸也書以紀政事之實載國家天下之故然必先之以德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學自修身以至

治國平天下亦本原于明德故曰治書必始於大學也春秋以貴王賤霸誅亂討賊其要則在乎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而孟子尊王道卑霸烈闢異端距邪說其與時君言每先義而後利故曰治春秋必始於孟子也詩以道性情而論語之言詩有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禮以謹節文而論語之言禮自鄉黨以至於朝廷莫不具焉樂以象功德而論語之言樂自韶舞以及翕純皦繹之說莫不備焉故

曰治詩及禮樂必始於論語也此四子六經相通之類然也雖然總而論之四子本一理也六經亦一理也漢儒有言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孟子之書則而象之嗟乎豈獨論語孟子為然乎故自陰陽性命道德之精微至于人倫日用家國天下之所當然以盡乎名物度數之詳四子六經皆同一理也統宗會元而要之于至當之歸存乎人焉爾

分野論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内傳曰參為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乃言分野為始密謂秦為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為觜觽參之分野周為柳七星張韓為角亢氐趙為昴畢燕為尾箕齊為虛危魯為奎婁宋為房心衛為營室東壁楚為翼軫吳為斗粤為牽牛婺女而鄭康成

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為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為象則驗菑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魯之亦東而降婁則在戌

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為有可疑者杜預等註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之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分毫析縷各極其至而十二次之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以不足言而弗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為言固以踈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為證若然則三

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二宋南海燕東海徐吴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鄭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

鄭氏所謂星土星所主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若不相配而其為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分野在天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縱横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然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於天之北極為天之首其體反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金木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星焉所謂

象也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為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徼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或曰若然則

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歴家之所取驗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固豈專係於是哉

正統論

正統之論本乎春秋當周之東遷王室衰微夷於列國而楚及吳徐並僭王號天下之人幾不知正統之所在孔子之作春秋於正必書王於王必稱天而僭竊之邦

皆降而書子凡以著尊王之義也故傳者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統之義於斯肇馬歐陽修氏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是非有難明故正統之論所為作也嗚呼三代之下有天下者大抵皆不正不一而不能合乎至公大義之所在是非之際於是難明者多矣葢當其難明之際驗之天文則失於妄稽之人言則失於偏是故熒惑守心應乎魏文帝之殂而吳蜀無他故若可

以魏為正矣然月犯大心王者所惡則蜀昭烈之俎實應之而吳魏無事也是蜀亦可為正也此非失於妄哉自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而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推其統曰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此非失於偏哉嗚呼論正統而不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而溺於妄於偏其亦不明於春秋之旨矣且歐陽氏正統之論以謂正統者聽其

有絶有續而後可不必猥以假人而使勿絶也猥以假人而使勿絶則至公大義有所不行矣故正統之序歴唐虞夏商周秦漢至漢建安而絶魏武竊取漢鼎得之既不以正劉氏雖漢裔崎嶇巴蜀又未嘗得志於中國而孫氏徒保守江表而已皆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者也及晉有天下而其統始續故自泰始元年復得正其統至建興之亡正統於是又絶矣晉氏既南天下大亂故自東晉建武之始止陳貞明之終二百餘

年其間乘時並起爭奪僭竊者不可勝紀其略可紀者猶十六七家既而大小強弱自相并吞而天下猶為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為後梁而為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為東魏北齊而為二離合紛紜莫適為正皆不得其統正統於是又絶矣及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并後周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其統復續故自開皇九年復得正其統而唐繼之自天祐之亡正統於是又絶矣梁氏弑其君盜其國以梁為偽固也後唐之興藉

曰名正而言順實非所以復唐晉氏受國於契丹尤無足議而漢周亦皆取之以非義況此五代者皆未嘗合天下于一則其不得以承正統夫復何疑及宋有天下居其正合于一而其統乃復續故自建隆元年復得正其統至於靖康之亂南北分裂金雖據有中原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謂合天下于一其事適類於魏蜀東晉後魏之際是非難明而正統於是又絶矣自遼幷于金而金又幷于元及元又幷南宋然後居天

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復正其統故元之紹正統當自至元十三年始也由是論之所謂正統者自唐虞以來四絶而四續惟其有絶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也嗚呼吾之説至公大義之所存歐陽氏之所為説也歐陽氏之説廢則吾之説不行於天下矣

改元論

古有改正朔而未嘗有改元非無改元也弗以是為重事而弗之與也夫有國者將以明一代之制度也於是

乎有改正朔若稱元年而後累數之者是葢史官紀述之常體所以志夫人君在位之久近者也是故春秋於魯公即位之始皆稱元年公羊傳曰君之始年也史記漢興以來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類於每國書某王元年某侯元年淮南鴻烈亦稱淮南元年許慎注云始封之年也夫魯周之諸侯而所謂王侯者漢之臣子也使改元果為重事耶則信如說春秋者所謂諸侯不得改元非王者不改元矣柰何周之諸侯漢之臣子不

皆襲稱王者之年而輒自改元而春秋史記顧又因其僭而書之耶故曰古未嘗有改元也考之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為受命之元年其更為元年也蓋曰受命於是始焉爾及周之衰列國爭稱王其始即位時不過以諸侯之爵稱及既王矣則將以自異也於是又改稱元年故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其所以改元者蓋亦曰稱王於是始也是豈以為重事而異之

耶自漢以後一變於文帝之稱後元再變於武帝之名年以建元後世因之遂重於改元矣嗚呼旣已稱元而又改元不惟改元而又名年以建元記注繁蕪莫之勝紀是以弗可革矣或曰使改元不以為重事而直史官紀述之常體則曷為變一而為元也吾聞之杜預曰人君即位欲其體元而居正故不曰一年一月也曰元年曰元日此唐虞三代之所常稱又何足以為異乎

兵論上

古之用兵以圖天下之事者未有不以有名而能有成者也夫名者豈可以偽為哉天命人心之所屬而有以應而順之焉耳故應天順人者名之名之所以立也吾觀於書於湯武之事見之湯之伐夏也有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武王之伐商也有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天矜惟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嗚呼湯武之師以至仁伐至不

仁者也當其告誓之際未嘗不拳拳於天命人心以爲言由是言之豈非應天順人者名之所以立乎名之立事之所以成也此湯所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而武王所以一戎衣而天下定也湯武以後用兵而有名者幾希矣雖然吾於漢之高帝猶有取焉秦爲無道天下所共患若諸侯並起孰不名其師曰誅無道秦秦已滅亡諸侯各有分地而楚漢角戰彼此成敗獨未可知方項籍願與沛公入關懷王不遣籍而沛公是遣人皆謂漢

事之成實原於此而吾以為不在入關之時乃定於為義帝發喪之日何者懷王立為義帝楚漢皆北面事之者也及籍弒義帝而沛公發兵討之則籍為天下之賊而沛公天下之義王矣天命人心之所屬於此可見天下之歸漢可以計日待用能不五載而帝業成鄉使高帝不用董公之說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董公之言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無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正武王明義孔子正名之意高帝之明固宜

有出於此矣然則湯武以後用兵而有名者豈不猶於高帝見之乎若夫諸葛亮之師亦庶幾焉而君子又不可徒以成敗論之矣魏相論用兵之明有五一曰義兵二曰應兵三曰忿兵四曰貪兵五曰驕兵然吾謂義兵得用兵之名王者之兵皆義兵也漢高帝諸葛亮之兵是也至於應兵亦王者所不能免焉者也外是則雖漢武之三十六將軍王尋王邑苻堅百萬之衆吾未見其有名也嗟乎用兵一也有名無名之間而事之成不成

繫焉名之一正則天命人心自不能以他屬而世之用兵欲以圖天下之事者乃不審於是焉何耶然天命本難知而人心為易見因人心之向背以驗天命之去留而兵用焉王者之舉如是而已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夫待時而動而正名以為先而舉事有不成者吾未之信也

兵論中

取天下者必先定其所守得所守則天下之勢在我而

兵力所向可以無往而不克昔之有天下者鮮有不善於審天下之勢者焉方三國之分裂也魏之境北盡幽冀南盡揚雍而都洛陽吳之境北據江南極海盡有交廣之地先都鄂而後建業蜀之境盡益與梁而都成都鼎峙而立其正僞不大相遠而吾未嘗不歎魏氏之無謀也夫鄂據大河上游建業亦以大江為限而成都有劒門以為天險者也今而吳蜀實守之陜以西有長安其地四塞為固左殽函右隴蜀被山帶河而內沃土千

里秦漢之所都河以南有南陽其地夷漫數百里皆沃衍之墟東有漢輿鳳林以為關南則菊潭環屬於漢北有白崖聯絡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光武之所興王此兩地者又非鄂建業成都之比一能守之則其勢足以制中原而控天下今魏氏乃有其地而不居而洛陽是守夫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非若長安南陽之形勝為天下之大險可恃以立國也故夫吳蜀不滅則魏終不能以息肩是故周瑜嘗請于孫權欲并張魯據襄陽

以覷魏諸葛亮之説先主欲命將將荆州之衆以向宛洛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州及吴蜀合而攻魏赤壁之役雖以曹公之智水歩騎十萬之兵而周瑜以三萬人敗其衆渭南之役雖以司馬仲達之能全魏諸將之勇而諸葛亮以十萬衆挫其徒何者天下之足以為守者不能守則天下之勢非我所能有故我之所向無往不受制於敵矣是以戰於夷陵魏必合吴而後蜀可勝而漢中之舉吴蜀復合而遂以勝魏然則吴蜀合而魏之

不亡者幸也故吾於三國未嘗不歎魏氏之無謀也雖然曹公司馬仲達不足道也而諸葛亮亦未為得焉夫成都雖以劍門為天險然其險也守則不可出出則不可繼兢兢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控天下哉故亮之棄荆州而就成都亮之失也荆州以江陵為要上有夷陵下有武昌洞庭亘其左漢陽固其右視成都則四達之會也亮有之而弗為守則其區區一隅而不能以究其志之所欲為無疑矣抑非特亮為然也項籍

之兵足以百戰百勝非漢高及也高帝已入長安而籍復據有之既遷高帝漢中則宜定以為守矣不知出此而乃東都彭城彭城者山東之要害而非天下之勢之所繫也故使高帝卒以還定三秦而天下之勢已在漢而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何益於事為哉故其事之無成非不幸也宜也故吾謂項籍之力足以奪天下諸葛亮之才足以治天下而皆不善於審天下之勢者也不善於審天下之勢而欲以有天下亦惑矣

兵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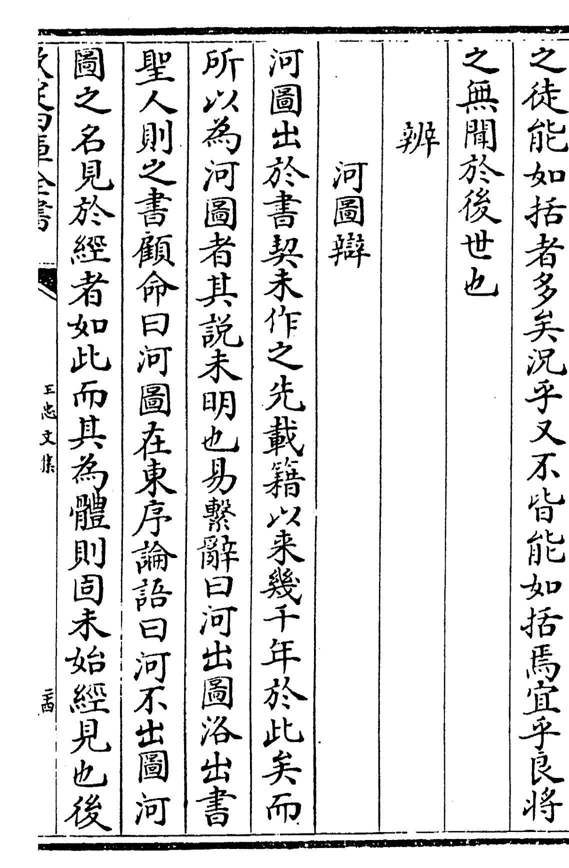
極天下之智始可以用兵兵之變無窮必我之智亦無窮也然後兵皆足以爲吾用兵之用有正有奇而奇又有二焉有奇之正有奇之奇嗚呼用兵而至於奇之奇則其變不可勝窮而智之用其變亦不可勝言矣故用兵者非用兵乃用智也用兵而善於用智者寡可以勝衆不善用智雖衆亦敗也陳餘以二十萬而敗於韓信之數萬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光武之三千曹公以

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爭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詡犯之而破叛羌强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刼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若是者不可悉數皆所謂奇之奇而非法之所得膠者則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明矣葢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

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苻堅以百萬而敗於八千之謝元是也故衆勝寡寡勝於衆常道也至於以寡勝衆則非極天下之智而神於兵者不能也夫極天下之智而神其所用於兵者其數術大抵不由於古法而應奇合變特顧其一時方畧之如何霍去病漢之名將也武帝欲教以兵書乃曰顧方畧如何不至學古兵法則兵固不可以法傳也夫歸師勿遏曹公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迫趙充國所以緩先零

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故古之以兵為書者無若孫武後世之言兵者無不孫武之書是學按其書之遺法以取勝者有矣然武之自言如此則其法誠有不能盡言於其書者矣是以趙括能讀父書而藺相如謂徒能讀之不知合變也至括論兵雖其父奢無以難之而奢不以為能且知其必敗者知書之無益於括而智之在我者非特書之所不能盡言而亦非吾口之所能宣也嗚呼世

膠一定之法而欲以應無窮之變則勝負之數已戾安往而不取敗矣乎惟夫不以法為守而以法為用緣法而生法離法而會法順求之於古逆施之於今出入離合動有節制向背取舍各適事機非特夫人莫知吾之所以然雖吾亦不能先必其所以然斯謂之極天下之智譬之槃之走丸丸走於槃縱横圜直繫於臨時不可必知所可必知者丸之不能出於槃也孫武之書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皆



之徒能如括者多矣況乎又不皆能如括焉宜乎良將之無聞於後世也

辨

河圖辯

河圖出於書契未作之先載籍以來幾千年於此矣而所以為河圖者其說未明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河圖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而其為體則固未始經見也後

世儒者因其體之不經見也顧遂以其私傳臆説互相摸擬穿鑿聖秘淩厲道妙各自以爲得其説矣然卒莫有至當之歸於是河圖者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隂陽造化之理者乃反視之若神奇怪妄者焉自今觀之爲關朗氏之説者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五十居中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也爲劉牧氏之説者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

九居右五十居中者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者河圖也是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也二氏之說其相反也若此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又曰圓者星也歴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畫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世皆謂邵子以十為圖而九為書也然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者也亦皆以九為圖

十為書而朱氏推序其源流以為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程子解易大傳大槩祖劉氏說也及新安朱子始力詆劉氏之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然而猶曰易

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不能無疑於此也臨卭魏氏則又疑朱子之說以謂朱子始以九圖十書為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闢之而引邵子為證然邵子第言圓方而不言九十果孰為書孰為圖也又謂靖士蔣山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乙下行九宫數此不為無見者蓋九宫數見之乾鑿度張平子傳即所謂太乙圖而劉牧以為河圖固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

位縝密停當其為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叅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子乃大明今定為河圖雖無明證而誠有可取者是則魏氏雖擬朱子之說而亦無有一定之論也厥後言河圖者復數家新安羅端良嘗以河圖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蜀隱者其體如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為八卦純白者純陽而為乾純黑者純陰而為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為餘卦此其一也江東謝枋得以為嘗傳河圖於異人其為狀依倣

八卦以為體坎離中畫而相交焉乃與方士抽坎填離之術相彷彿此其二也或曰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九十二圖皆河圖也由是論之先儒之論河圖其為說甚不同也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至孔子時數千年矣其間羣聖人未嘗言之孔子固嘗言之矣而不言其所為圖自孔子以來又千餘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關氏劉氏以後乃若是紛紛而莫之統壹焉余聞之師劉歆以八卦為河

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亦曰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此其爲知河圖者以余論之謂聖人因河圖以為八卦則可謂八卦即河圖則不可係辭明言聖人則之則之云者因之以為之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是則聖人實因河圖以畫八卦其可即謂河圖為八卦乎大抵世儒因其體之不經見也故得以肆為異說而莫之顧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於經也係辭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也是河圖固經之所載而見焉者也竊意河之所出者此則其本文謂之本文者自一至十五十五點有如星象故謂之圖也其位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右四九居左五十居中以生數合成數而分配如此者其本文自然之定位也葢其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

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而八卦定矣於是伏羲則之而乾坤艮巽坎離震兌之卦畫焉是則聖人之因河圖以畫八卦茍謂河圖即八卦亦可也或曰審如斯言則以八卦為河圖固有可徵然謂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十即為其本文無乃涉於怪妄歟曰非然也天地啟造化之祕以示萬世則其事固非世之數數然者歐陽子嘗疑河圖洛書為怪妄矣而南豐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

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予之所為言也

洛書辯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葢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

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辯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為十者即天一至地

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為陰為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

洛書之為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爲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爲在其為陰與偶乎乃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為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

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横之積為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至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叅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

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為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係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為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

之一耳信如斯言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
若九疇之子曰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
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為九疇則其子曰已缺其
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
人者不亦既踈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
之一不為少庶徵之十不為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
之十一不為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
之數使皇極濟於庶徵之恒陽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

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為禹之所叙則可以為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

為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為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為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叙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汩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

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為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彂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

曰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
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
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為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
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
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
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
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
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矣人神接對手筆

𥳑然者冦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群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為河圖授羲

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啟蒙葢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葢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葢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

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
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
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
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
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
木也土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
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陽之
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為少陰之位八為少陰之數故二

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位七為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位六為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係辭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傅會之說其甚者葢莫如以洛書為洪範矣吾故曰

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湖清辯

義烏縣治西有繡湖自昔相傳云湖水清出狀元在宋季時言屢驗至正四年歲當大比其夏湖復清邑人曰今年大比而湖清其為邑士科第之兆明矣既而士之貢於有司者皆不中邑人曰天之示人雖顯而其定於冥冥者人莫得而測也天其或者將應於他日乎而窮

鄉之士有不得與於鄉舉里選以為耻者則為之說曰今縣令之為政也寛而明恵而矜人和而訟平年豐而歲登湖之清此造物也所以彰其善云爾則作為夸誕之辭以鋪張之客有聞而詰之曰楚既失矣齊亦未為得也何也湖之清與否適也清而應與否亦適然爾且湖之水始清也士固有取科第者矣彼又何所取徵耶以湖清為科第之兆訊諸父老接諸圖志雖可徵不誣然其言近於誕薦紳者弗道也今而曰邑士科第之兆

不驗則縣令善政之符也此其言之無稽不又甚耶縣令之有善政者非今為然也何不聞於昔而獨見於今耶肆為夸誕之辭而妄致諂諛之意此曲學阿世者之為有識之士宜不若是春秋之法紀災異而不書其故洪範之義推五行之運行以闗五事之得失而已後世儒者因春秋所書傅會以一時之事因洪範所載推尋其所致之由故皆失之膠固而不通今也不得於彼而必求於此豈不知其失而蹈之耶雖然彼誠不足以語

此也不足以語此則其言之無稽亦誠不足貴矣予竊
鄙之因志吾言以為妄言者之戒

原

原儒

儒之名何自而立乎儒者成德之稱蓋其稱肇於孔子
至荀卿氏論之為悉而其後復有八儒之目及秦漢以
下儒之名雖一其學則析而為二有記誦之學有詞章
之學有聖賢之學士之為其學者其為道舉不易也而

其尤難者莫難於聖賢之學矣聖賢之所以為學者何也必其性之盡於内者有以立其本而才之應於外者足以措諸用也方其幼也禮樂射御之節書數之文無弗學也凡知類入德之方亦既習而通之矣比其長也三才萬物之理必推而究其極也推其理所以致其知也致其知者思也思則有以明諸心矣仁義禮知心之所具之性也心之明則性之盡也盡性則理之具於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故曰惟天下至

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夫能盡其性則大本立矣而推而至於盡人物之性又由其才有以應之也故自日用之間以及乎參天地贊化育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莫有以應之才之周事之所以成也此其所以小可以為國家天下之用而大可以用天下國家也故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是故天下之理無不有以明諸心者性之盡於内而推已以及乎人物使天下皆有待於我

者才之應於外也夫有以盡於内未有不能應於外者也不能應於外由不能盡於内矣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一本也自本諸身以至證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俟諸後聖無二用也其本末體用所以内外之兼至者誠也内而性之盡者其本既立矣外而才之應者其用復周焉誠之至也此所謂聖賢之學者也嗚呼周公仲尼已矣孟軻以後自荀卿揚雄已不能臻乎此而董仲舒韓愈僅庶

幾焉於是聖賢之學不明也久矣葢千數百年而周邵張程諸君子者出始有以為其學而周公孔子不傳之緒乃續焉本諸易詩書語孟以明時用春秋以驗行事三禮以節人情而後知人所以官兩儀裕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五三六經不為虛言而匹夫匹婦皆可以與知迨考亭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又皆同心僇力以倡其學至是而聖賢傳心精微之本經世博大之用發揮無餘藴矣然至於今未久也而其學已不復傳凡今

世之所謂儒者剽掠纎瑣緣飾淺陋曰我儒者辭章之學也穿鑿虛遠傅會乖離曰我儒者記誦之學也而人亦曰此所以為儒也嗟乎昔之稱詞章者唐之燕許宋之楊億其詞章益誠足以華國也昔之稱記誦者漢之馬鄭宋之劉敞其記誦益誠足以窮經也使若人也其記誦詞章而止若是焉固亦何取其為儒名耶是故吾所謂聖賢之學者皆古之真儒而今世之稱記誦詞章者其不為孔子之所謂小人儒荀卿之所謂賤儒者幾

希吾友鄭君仲舒儒者也其所謂儒志乎聖賢之學者也是吾斯之謂儒而非今世之所謂儒也鄭君游京師受知今相國遂入經筵為檢討儒者之用庶幾有以自見者乎故吾於其別也言以贈之作原儒

原士

嗚呼人之各習其業以為世用者其為道舉不易也而其尤難者葢莫難於為士矣士之難為何也必其性之盡於內者有以立其本而才之應於外者足以措諸用

也葢方其幼也禮樂射義之節書數之文無弗學也凡知類入德之方亦既入而通之矣比其長也三才萬物之理必推而究其極也推其理所以致其知也致其知者思也思則有以明諸心矣仁義禮智心之所具之性也心之明則性之盡也盡性則能不以聞見梏其心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夫能盡其性則大本立矣而推而至於盡物之性

又皆其才有以應之也葢自日用之間以及乎參天地贊化育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則莫有以應之才之施事之所以成也此其小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而大可以用天下國家也故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是故天下之理無不有以明諸心者性之盡於内而推已以及乎人物使天下皆有待於我者才之應於外也夫有以盡於内未有不能應於外者也不能應乎外由不能盡於内矣内而性之盡者其本既立矣外而才之

應者其用復周焉非所謂成德達材之士者歟嗚呼古之為士鮮有弗若是矣自世降俗靡道術分裂於是士之為業者訓詁而已矣辭章而已矣夫使訓詁辭章而盡為士之事焉斯亦不足以為難矣況乎訓詁辭章亦不易能而今之精其能者又未嘗數數然也剽掠纖碎緣飾淺陋曰我為士也穿鑿性命凌厲高遠曰我為士也而人亦曰此所以為士也嗟乎為士而止於如是焉固亦何取其為士耶是以古之為士者道德明秀小大

無不適於用而後世之士飾虛矯偽其不卒歸於無用者幾希矣吾友鄭君仲舒从游京師而客於今相國之門以所長自見得從事於經筵殆為士而適用者也夫京師天下之士之所集也相國之門又京師之士所由萃也仲舒與之游焉吾向之所謂士亦嘗有其人乎苟有之其必知之矣抑天下之廣山林之士如吾向之所云者未始無其人而仲舒未必盡知之也苟知之其亦能使有以用之乎嗟乎吾見他日有薦士於相國而使

相國盡用士之名者其必仲舒矣仲舒如上京作原士以為贈

原諫

人君之職莫急於納諫人臣之職莫先於進諫納諫難矣而進諫為尤難進諫之道有二曰諷諫曰直諫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是故引義托物從容開譬不動聲色而其說已行悟主意於片言置君德於無過者諷諫之謂也危言切論銜鯁骨批逆鱗正色而不阿犯顏而

不忌必究其說乃已雖殺身而不顧者直諫之謂也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不以謂諷諫以悟主將君臣兩全其美名直諫以匡君則君或至於遂非臣或至於蹈禍是君蒙拒諫之惡而臣獲盡忠之害也故曰人君之納諫為難而人臣之進諫尤難進諫之道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雖然為人臣而事明君諷諫直諫葢無施不可不足為難也茍事暗主而用直諫則鮮有不及其身而況於諷諫其將若之何於是二者之諫均為難矣嗚

呼唐虞三代逺矣近而論之漢唐之世號能納諫者莫
文帝太宗為盛矣文帝寛仁盡下羣臣雖切諫常假借
納用之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嗇夫所謂諷諫
也及賈誼論時事則流涕痛哭衣盎引郤慎夫人坐指
人彘為説所謂直諫也而文帝皆容受之太宗英明能
斷從諫如流導臣下而使之言如魏徵之言昭陵王珪
之論廬江所謂諷諫也及徵疏十漸極陳時政得失祖
孝孫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所謂直諫也而太宗靡

不優納焉是則以直諫諷諫施之明君固無乎不可也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言石顯於元帝王章言王鳳於成帝王嘉鄭崇言董賢於哀帝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閹官於靈帝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於高宗張柬之輩言韋氏於中宗孟昭圖言田令孜於禧宗然皆不免於殺身是事暗君固無事於諷諫而因直諫以蹈禍亦理之所必至矣嗚呼知無不諫而諫之以直者人臣之分也傷於直而蹈禍不測使其君蒙拒諫之惡

而已獲盡忠之害者非人臣之得已也自古無道之君其過行非一端也而莫甚於拒諫言而殺諫臣拒一諫言殺一諫臣其事若未害也而家國之敗亡輒不旋踵殆如燭照而龜卜不亦深可戒哉和陽王先生夙有大志負氣節而敢言者也今擢居諫諍之職士大夫咸曰先生遇明主諷諫直諫將無施而不可矣金華王禕辱與先生游因原夫諫之所為難者為文以贈之嗚呼言其所為難則其所以不難者固有望於先生也夫

王忠文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忠文集卷五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王元愷

通也其真知實踐既有得於内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托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言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為先平生所為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學術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衆矣未易悉數也姑自吾婺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吕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

王忠文集卷五

明 王禕 撰

序

宋景濂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其於三才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顯隱鉅細之際凡天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弗察而

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為經世之術以

明帝王為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

事功為可為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

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為

文温潤縝練復自成一家之言入國朝以来則浦陽柳

公烏傷黄公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為文也

閎肆而淵厚黄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典實而周

密遂皆羽翼乎聖學黼黻乎帝猷踵二公而作者為吳

正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可謂善於馳騁者焉然當吕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為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異同其門人曰勉齋黃氏實以其道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婺人論者以為朱氏之世適故近時言理學者婺為最盛然為其學者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悉其頗見於文章

者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在矣嗚呼尚論吾邦之文章所謂無是言則是理闕焉者固班班而是而有之無補無之無闕焉者尚足謂之文乎吾友宋君景濂早受業立夫氏而私淑於吳氏張氏且久遊柳黄二公之門間又因許氏門人以究夫道學之旨其學淵源深而培植厚故其為文富而不侈覈而不鑿衡從上下靡不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為無補之空言苟即其文以觀其學術則知其足以繼鄉邦之諸賢而自立

於不朽者遠矣景濂既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於文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禕辱有同門之雅間出其所著俾有以序之禕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文謂其不知年數之不足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嗚呼不自滿足而勉焉不息者聖賢之為學也自高遠而底於平實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禕輒誦是以序景濂之文以致吾區區之意且因以自厲焉

送鄭君序

豫章鄭君士亨之東遊也與予相好為最深君氣銳才富發而為文如逸馬健車馳乎九軌之塗捷不可及如奔湍怒濤之在江河浩乎莫之能禦也其自見者既如此而尤樂於取友雖以予之無似亦辱與之定交不寘君之於我厚矣竊顧有以質於君夫文者才與氣為之也三代而下詞章之士鮮不以才驅氣駕而為文非才與氣不足以為文然徒恃乎才驅氣駕則歲慆月邁氣

有時而衰才有時而盡而文亦有時而蹟矣葢才命於
氣氣稟於志志立於學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我學不厭所謂志立於學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志壹則動氣所謂氣稟於志也茍非有志以基之
有學以成之氣有不衰才有不盡而文有不蹟然者未
之有也抑聖賢之基乎志以成乎學者非徒欲見於文
而已也文者聖賢不得已而托之以垂世者也六藝之
述七篇之作出於歴聘不遇之後而荀卿揚雄亦皆老

而著書當其歷聘而未老也固蘄有以見諸用也及卒於不用而後托之於文則文者豈非聖賢不得已而為之者乎後之人志未立學未成大之不圖用天下國家而小之不思為天下國家之用汲汲焉鰓鰓焉徒因其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惟詞章之為務雕刻藻繢以盜名而譁世卒亦歸於泯滅而無傳其於聖賢之道不已末乎斯言也予之所夙聞者也以君之厚我不能不為君道也予有志而學未成者也道所聞以質於君者幸君

之輔我使底於成也士亨謂予今兹别去當入山益深入林益密而愈益肆力於為學嗟乎君之志予之志也於君之别其能不自媿乎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予所望於士亨故序之以識别

朱左司集序

厲志先生朱公集若干卷褘與公之曽孫烈既訂定而編次之因序其後曰公諱元龍字景雲婺之義烏人宋嘉定十六年進士歷温州平陽池州青陽兩縣尉饒州

司理叅軍皆有能名遷處州縉雲令改官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除宗正寺主簿尋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公之在左司也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拒之曰舉牘可以勢取耶宦官陳詢益求建節事下都司議公以謂優異内官寵貴節鉞雖出於特恩主張國是愛惜名器必由於公論於事為不可宰臣傳旨令改擬公曰吾職可罷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民訟圩田衆莫敢引決公曰於法品官不

許佃民田奈何天子屬籍之親乃有爭田訟耶毅然決之歲大旱宰臣請遍禱羣望公曰雨暘之應各以其徵大臣有燮理之責皇皇禱祀毋乃末乎時議括兩淮浮鹽公謂王制冢宰制國用惟藏富于民量入為出不聞與商賈小民爭什一之利不可又兩上封事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痛哭流涕言之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公劾其殺富民王倫為非已而嵩之入相公遂斥去矣郭右司磊卿正士也聞而嘆曰嗟乎朱左司亦遭煩

言世道猶可為乎因憤而死公既斥得予祠秩滿差知衢吉二州皆旋予祠祿除知台州以憂不赴暨服除而鄭清之再入相清之尤素惡公切直或告公有可以回宰相之意者則應之曰吾生為正人死為正鬼耳於是家食十年卒老以死矣自穉幼時從長老得公言行想見其人巖巖然不可犯竊嚮慕之及讀公家集獲窺其剛大之氣浩然無餒益信公之正色立朝危言峻行不可奪者一本於誠非世之矯訐而盜名者可同日語也

始公受學鄉先生毅齋徐公僑既又從四明絜齋袁公燮游徐公考亭朱子門人袁公象山陸氏弟子公之學蓋會朱陸之異以為同是以著於大節表表如是惜乎不克展其所緼賫志以死既死史闕其傳其言行又無以暴於後世不亦可悲也夫故禕序其集特論著其大節俾後有考焉

浦陽文藝錄敘

歷代史家於凡文籍既刪其要而備著之為志曰藝文

而文學之士復采而列之為傳曰文藝志以著其人之文傳以列能文之人也然而志之所著第存其文之名目傳之所列特敘其人之行能而已夫史者一代之書無所不載者也於文人之文有難於具載是以司馬遷班固諸家間嘗即其人之傳而附録其文之一二後之君子有志史學而心存至公者於郡邑之間取古今人之文而録之使其人恃是以不朽豈非史家之遺意乎此宋君景濂於浦陽之文裒集柬選而文藝録所為作

也浦陽於婺雖小邑而山川清峻名人間生其文往往緯俗經邦有關於世教景濂總古今得若干首為内篇而他邑之人其文有為浦陽而作足為其鄉土之黼黻者復得若干首為外篇通内外篇為書八卷曰文藝録者合其人與文而稱之也嗟乎景濂於此不其有取於史家之遺意乎然予聞之歐陽子之論以謂秦漢以来著書之士多者百餘篇少者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言之不可恃也如此嗟乎

言語文章誠有不可恃者矣豈其所以傳與不傳要亦有幸不幸歟苟其不幸雖聖人之經且或厄焉而况後世之所著述其散亡磨滅也固宜使其幸也郢書燕說猶傳於世况於作者之文乎今景濂之所録片言半簡之僅傳者其人輒將恃之以不朽可謂幸矣而謂文章雖麗言語雖工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為果不可恃可乎抑徒其人之幸而所不可恃者因為其不朽歟雖然彼其道德之修於身功業之施於當

世則所不朽者固在彼而不在此矣故予為之序以道
景濂有志史學而心存至公以表其述作之意若袁集
之博東選之精兹不詳論云

河朔訪古記序

河朔訪古記二卷合魯君易之所纂予為之序曰合魯
實葛邏祿本西域名國而易之之先由南陽遷浙東已
三世易之少力學工為文辭既壯肆志遠游乃絶淮入
潁經陳蔡以抵南陽由南陽浮臨汝而西至於雒陽由

雒陽過龍門還許昌而至於大梁歷鄭衛趙魏中山之郊而北達於幽燕於是大河南北古今帝王之都邑足跡幾徧凡河山城郭宮室塔廟陵墓殘碣斷碑故基遺跡所至必低徊訪問或按諸圖牒或訊諸父老考其盛衰興廢之故而見之於紀載至於撫時觸物悲喜感慨之意則一皆形之於咏歌旣乃裒其所紀載及咏歌之什以成此書夫古之言地理者有圖必有志圖以著山川形勢所在而志則以驗言語土俗博古久遠之事古

之言詩者有雅頌復有風雅頌以道政事美盛德而風則以驗風俗政治之得失故成周之制職方氏既掌天下之圖而邦國四方之志則小史外史實領之太師既掌六詩而列國之風則觀風之使實采之所以然者蓋志之所見王道存焉風之所形王化繫焉故設以官守達諸朝廷所以考一代之政教豈徒取為虛文也哉然則易之此書其所紀載猶古之志其所咏歌猶古之風歟惜乎今日小史外史之職闕而觀風之使不行此書

不得達於朝廷之上以備纂録廣而傳之徒以資學士大夫之汎覽而已抑予聞之古之志領之固有其職古之風采之固有其官而其為之者類皆博聞多識懐道秉德之士故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然則學士大夫觀乎此書其亦可以知吾昜之之為人矣昜之名迺賢其北游歳月具見篇中茲不著

國朝名臣傳序

古者作史之體大要有二曰實錄曰正史是已實錄之

體做乎編年而臣僚之得立傳者其傳皆係乎月日薨卒之下及為正史然後紀表志傳門雖品别而傳又分名定目各以類相從焉然傳之在實録者不過具其行能勞烈之始末而正史之傳加以論賛之辭者實録修於當時正史撰於後代且其體有不同故也國朝沿襲舊制其修累聖實録咸有常憲而名臣之當附傳其間者久猶闕如蓋自大德丙午迨今至正戊子屢詔史臣纂修以補實録之闕亦既具有成編矣而金匱所藏人

無由窺之遠方下士於聖朝盛事先後本末賢相良將之功績鉅儒循吏之德業鏗鍧炳煥可以震耀於無窮者皆莫及知在天歷中史臣蘇天爵嘗𢹂摭名臣家傳碑誌以為書謂之名臣事略然以國朝人物之衆盛而與其列者僅四十七人則其未及搜訪甄錄者固多也褘不揣不才因仍四十七人者復博求於世臣之家又得七十三人人各為傳而贅以論贊名曰國朝名臣列傳總百有二十輒用正史之體做宋東都事略而為之

其文雖不能馳騁而辭則質其事雖不能該博而實則真於是一代之人物可槩見矣其於安作之詠固所不免然傳之同志非唯可以廣見聞其間一二有可取者他日上諸朝廷未必不足以備史臣之採擇云

送金華尹徐君序

婺之屬縣六十年以來為令而有循良之名者吾得三人焉於義烏得一人曰臨江周自強字剛善於武義得一人曰天台許廣大字具瞻周君治民一以恵慈務阜

其財而綏安之民之愛之不啻如父母生爲立祠既去且久猶思之不忘許君之治濟以剛果爲民興利除害政績殊異嘗攝金華令武義之民訴於大府曰吾願還吾許君金華之民亦訴曰幸勿奪吾許君也二君之得民如此不問可知爲循良之吏矣繼二君之踵者於金華得一人則令平陽徐君允盈友直其字者也蓋嘗爲郡治金華而今復爲浙東憲司所治政務繁劇號稱難爲徵需所集沮而不辦則取怒於上官一切奉承之民

將不勝其敝矣君材周而用裕謹身帥先居以廉平民之幽隱罔不通達上有需斂必其所尤急者乃為之辦而能使不至於病民民有來輸物以供上之橫斂者輒瞑目歎曰吾不忍見也由是悉感其誠意而樂為之役他惠政及民者甚衆仁心仁聞藹然著聞邦之人士咸以謂周許二君之後善為令者無如徐君矣嗟乎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也天子大臣所以選任之者固甚勤也選任之既勤復命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

之其不任職者往往輒罷去而日者又詔廷臣各舉所知以應選舉當其選與不中選者定為賞罰各有差又郡縣上下則使遵督攝之法以相激勸是天子大臣憂閔斯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也而歷年於茲勤於求而應之者愈乏容於法而遵之者益慢令之足稱者卒未之多見也故雖以婺之六縣更六十年之久為令者亡慮二十餘人而以吾所得者僅此三人令難其材固如是哉然而周君許君之終更也朝廷知其材皆

長於治民周君雖已陞五品階而猶選之令金溪公卿薦許君可任館閣而復選之為鄞令豈以令之材難其人故歟令徐君之滿考也廷臣持銓衡行省者乃除鎮撫於漕府豈徒計其品秩而不知材之所長何如也予因金華失良令為其民惜且恠持銓衡者不能盡人之所長遂道予所常論者序以送之以告於上之人并勉天下之凡為令者焉

夏小正集解序

夏小正世以為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為之註或曰盧辯註謂為鄭氏非也頴川韓元吉氏嘗以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闗本訛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據闗本而為訓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明矣今括蒼趙君復集諸家之說而為之解於是為尤詳密者也以予論之小正之為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歴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為重事小正其遺法也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及答顔淵以為邦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用夏時以冠月其有取於夏時如此設小正誠夏書則在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為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是信可不可耶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為周公作而其中雜有虞夏商周秦漢之制殆漢末諸儒採呂氏十二月

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為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烏知其非類耶或曰吕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以小正為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小正為夏書本無左驗所紀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季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歷術知其實在夏時其

為夏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髙星辰雖遠茍求其故則精歴數者悉所能考葢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況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歴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其故以著於書亦豈可遂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為神農之書素問為黄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黄帝否乎本草素問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黄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之為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

者質之然君之為此書則既考覈詳而論辨客卓見絶識往往而是不其有可傳者歟弟其真本及所著他書皆厄於兵而此篇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藁重所繕録章句字畫之脫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有桂誅仲其字學行志業且載宋太史所為墓志茲故弗道而論予所疑者序其書焉

水經序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録而隋經籍志有兩水

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為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為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葢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即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即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即湖陵縣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

安即𨛦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於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為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宫南則昭烈托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為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為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為此書及郭鄘

二氏為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無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為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為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疎略迂怪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往失於

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為多故水者地之脉絡也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棊布皆因水以别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縣亘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為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於州縣以為書州縣更

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一其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手彤搜渠訪瀆靡或漏遺總其槩而覽之天下可運於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為近古而不可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為地理學者莫不即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而無所據桑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

亦惑哉故予因為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其要者矣

章氏族譜序

龍泉章氏族譜四篇二十一世孫溢之所著而章氏有譜自溢始前乎此非無譜也葢其族盛於建之浦城而分於處之龍泉其居温之永嘉婺之永康者亦本於浦城與龍泉為同祖四族子孫碩大繁衍在故宋時每間

歲或數年輒爲會會則各出譜牒互考而續書之曰慶系圖則其族各有譜舊矣龍泉之譜尤稱詳備然皆荐經兵燹亡軼弗存溢爲是懼乃因本房小譜及歷代墳記之僅存者復旁搜遠採裒集而次第之著爲是書本支原派秩然有序於是章氏號爲東南巨族者益可考不誣則其族之有譜雖謂始於溢可也夫氏族古史官之所記也周有小史定世繫辨昭穆故有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於春秋諸侯卿大夫名號統系左丘明以爲天

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邑亦如之自後受姓命氏日益衆多遭秦滅學公侯子孫失其世及漢興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人乃知姓氏所由出終漢世有鄧氏官譜應劭氏族篇王符姓氏論魏晉以來有司選舉必稽譜牒以考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宋何承天作姓苑復以充廣前志至唐有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路敬淳姓略柳沖族姓系録當世薦紳之流無不明乎姓氏之

學者自王學之後喪亂相仍譜牒俱廢士大夫之習其學者遂鮮矣嗚呼崇德貴功尚論氏族此聖人所以維持天下別婚姻辨族類厚風俗扶世教大宗小宗之法所頼以久存者也自宗法壞而門地盛門地盛而譜牒興及譜牒既亡人始不知其本矣章氏序系所從来者遠令謚獨緦緦焉推念本始而究心於譜牒迄能以亡而為完尊尊親親之道藹然可見其可不謂知所本哉雖然論氏族之盛衰由子孫之賢否若漢之袁氏楊氏

陳氏唐之柳氏宋之戚氏呂氏其操義風概累世不替皆足以厲天下矯異代豈徒以貴富之故乎韋氏在異時嘗顯矣然則世濟其美而令聞長世固有不在彼而在此者溢字三益方以宏才粹德嚮用於時古稱能世其家庶其在是矣乎

贈丹徒令呂君序

呂君敬夫由中書掾出為丹徒令或有言者曰呂君醇厚恭謹之士也若之何而為令耶令之為令者必其智

足以籠民威足以箝民然後民從令而事功集也是故智以籠民近乎詐非恭謹者之所習威以箝民近乎猛非醇厚者之所務若之何敬夫而為令耶予為之言曰世道之變不同而民情之好惡無不同夫民之情未有不好善而惡惡好德而惡刑者也故長民者非得醇厚恭謹之士不足以從民好是故醇厚有以使民勝殘去殺而樂其生恭謹有以使民敦禮興讓而易其俗德以本之善以刑之與民同其好而治功成矣然則醇厚恭

謹之士固所以長民者也古之長民者何莫不然顧獨不可有為於今世耶抑為令於今世者亦誠難也古之取民井田十一而已古之役民歲三日而已今也粟米力役之征蓋無藝也取之以非所產役之以非所能民力且已竭矣民力既竭有不堪命而長民者徒以催科期會為急務於是籠之以智以愚之使不敢喘息箝之以威以讋之使不得怨嗟而民情益以蹙矣亦豈從政者所樂為哉詘於勢故也故曰為令於今日者亦誠難

也雖然變而通之不存乎人乎夫苟崇德而貸善使民得以樂其樂而利其利則民且將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矣征徭之重云乎哉傳有之平易近民民必親之平易之政非醇厚恭謹之士而孰為之也厥今在上之人知人惟明用人惟允敬夫素以文學名今特用為丹徒者豈不以從政而尚威智武夫俗吏之所為故擇醇厚恭謹之士如吾敬夫者試嘗之以為之兆耶嗚呼是殆未易與世俗道也徐君炳文與敬夫為僚友於其行屬

予為言書諸簡以贈敬夫予惟敬夫儒者也儒者之用不著於世久矣故因或者之言而推論之益望吾敬夫之益勉之也丹徒隸鎮江鎮江守曰楊君亦儒者予所友也敬夫往以予言質之其必以為不佞矣夫

孝經集說序

孝經有古文今文之異當秦燔書時河間顔芝藏其書漢初芝之子貞出之河間獻王得而上諸朝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之徒皆名其學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

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孝經與尚書於壁中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孔安國為之傳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劉向典校經籍實據顏本以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鄭玄皆為之註專從今文故古文不得列於學宮而安國之本亡於梁隋開皇中王劭始訪得之以示河間劉炫炫遂分庶人章為二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閨門一章以足二十二章之數且序其得喪講於人間時議皆疑炫

所自作而古文非復孔氏之舊矣唐開元間詔諸儒集議劉知幾請行孔傳司馬貞力非之獨主鄭說玄宗自為之註用十八章為正先是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至是用諸儒議章始各有名如開宗明義等類為之䟽者元行沖也至宋邢昺為正義訓詁益復加詳而當世大儒司馬溫公范蜀公則皆尊信古文司馬公為古文指解謂始皇三十四年始燔書距漢興僅七年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

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歷世疎遠轉相傳授者不侔且孝經與尚書同出孔壁世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異何也迨朱徽公為刋誤亦復多從古文以古文七章今文六章已前合而為經刪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五十七字以餘章為傳刪先王見教以下六十九字以順則逆以下九十字凡其章之次第文之異同皆用古文為據謂經一章者孔子統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蓋一時之言而後人妄

分之其傳十四章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者也而近時臨川吳氏復以謂隋時所得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文勢曾不若今文之順以許慎說文所引桓譚新論所言考證皆不合决非漢世孔壁之古文爰因刋誤重以古文今文較其同異焉夫今文最先出自劉向鄭玄等以及唐世君臣皆知表章之其書固已通行古文出稍後而安國之傳既亡劉炫之本又以為非真至宋二三大儒始加尊信而其書以顯豈其顯

晦各繫於時之好尚哉今行中書右丞公以古文今文及刊誤三書雖皆行世而學者皆習而不察乃與儒者議彚次其先後且刪漢唐宋諸家訓註附於古文之下刻本以行於是孝經之為書本末具矣嗚呼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百行之原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尊卑雖有等差至於為孝曷有間哉五經四子之言備矣而教學必以孝經為先則以聖言雖衆而孝經者實總會之也是書大行其必人曽參而家閔損有關於世教甚重豈

曰小補而已

贈吳生序

金谿吳生禴來金陵客其外兄周君所數辱從予游見其質粹而氣和秉操執誼不諧於流俗而辭章溫潤亦可喜於是知其可與進於學者因其歸也為之言曰君子之於學豈苟焉而已哉固將有諸已焉耳夫道非遠人者也以道為遠而自難於求之則道與人且相離焉能以有諸已乎是故晝於易道於書詠於三百篇筆削

於春秋節文於禮難疑答問於孔孟之遺編者大抵為言明白而坦夷天所以命於人人所以受於天帝王所以立極聖賢所以傳心其為道悉載焉人皆可得而求之也猶之風雨霜露日星山川精義至教無隱乎人妙極乎仁義之奥陰陽之賾而不外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不出乎日用飲食宫庭屋漏之無媿若殊而實一若遠而實近非若異端小道之空言而無實也故為學者博采而泛覽窮索而精討既

知其故矣必反觀約取而深體篤踐焉然後道在我而可以有諸已夫茍有諸已也則其見於事為顧何施而不可君子為學之大要復有過於是者乎自夫秦漢而下師異指殊斯理之不明久矣至近世大儒始有以倡其說載諸方冊既明且備而學者類皆習而不察行而不著淩高履虛者既失之太過承𠔃襲陋者又失於不及而學術之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焉惟生之尊父明善先生博學篤行之君子也家庭之所訓教其必及於是

乎故余於生不敢徒以言語相諛說而舉夙昔所嘗聞者以為告生歸以質之先生苟以為然則繼今以往其益勉強而有事毋怠焉以自恕也毋矜焉以自畫也日進月益思必有諸已而後已若夫記誦以為功纂綴以為能誇博衒奇而務以出入乎口耳文字之間者此固世俗之所謂學非吾之所望於生者也

贈陳伯柔序

有元以來大江之西有二大儒焉曰吳文正公虞文靖

公文正之學主於為經其於羣經悉釐正其錯簡折衷其疑義以發前儒所未發而集其成討論詖洽封殖深固視漢儒之顓門名家者有間矣文靖之學主於修辭其於文辭養氣以培其本知言以極其用凡以載斯道而傳之世故其羽翼聖教黼黻人文卓然為一代之所宗而自成一家之言者也二公之學雖其逕庭有若異嚮然要皆聖賢之為道其趨一而已矣後學之士烏可妄議乎哉方二公之講學也天下學者翕然師之從而

遊者衆矣而以里中子受業其門者有陳君伯柔焉伯柔之學為經則推本於文正修辭則取法於文靖淵源之所自誠有不可誣者以余所交二公之門人如伯柔者何其不多見也於是二公不可作矣故余獲交於伯柔不異聆緒論揖聲光於二公之門不知生世之晚也伯柔識見高邁而篤於自信操志秉節不務諧於流俗遭世多故益將韜晦不苟事仕進盍庶幾立言以踵二公之軌躅而今年幾六十亦既老矣昔者伯柔之遊江

東也丈靖嘗贈之文其言以謂伯桑有志於聖賢之學
而二程子之學初無同異且極其歸於天德王道之論
蓋其望於伯桑者甚至也於今已三十年余嘗讀其文
而深慨焉前哲日遠斯文之墜緒猶千鈞之一髮纘而
承之不其在於人乎伯桑用辟舉而起再調官於越之
諸暨夫今之官州縣者苐從事於簿書期會此胡足以
盡人之所長余故於伯桑復舉虞公之論以為言是則
伯桑之所任者其亦重矣而余何足以知之書以識別

以見余之知伯柔者固非苟焉而已也

丙午歳余為伯柔先生製此序今四年矣伯柔今得謝西歸而舊槀已軼因重書以贈之然則世之論伯柔者其果有出於此者乎

楊季子詩序

故贈太常禮儀院判官楊君季子詩集三卷其友塗頴屬予序季子楊氏諱鑄其字季子豫章人也楊氏在其鄉世以文學稱至季子之兄諱鎰字顯民益以所學自

名其家而尤長於詩其詩淳厚典則浸淫於漢魏視唐宋不多讓也然韞道蓄德不屑為世用竟以終其身季子承家學之懿所為詩視顯民體裁風致若出一律至於沖邃幽靚之思往往能道人之所不能言則葢有不相蹈襲者矣用是與其兄齊名至正初季子游京師朝廷方修三史用薦者以布衣入史館為校勘史事畢調唐元衛教授出為徳慶路知事尋由廣東帥府都事入為中書檢校官於是天下已多故朝廷遣名臣經畧江

南得承制行事季子辟從事以行至閬中遽以疾不起葢其才甚富其志甚遠庶幾見於事功而有以自暴於世矣而天不假年不克盡其才之用以究其志之所欲為其所賴以傳世者獨其詩而已嗚呼君子之傳世不必同也或見於文辭或著於事功要其所以自致者何如耳若季子兄弟雖出處有不侔然其於詩皆能自致於不朽豈其託諸文辭者猶其施諸事功也歟季子平生所為詩亡慮百千篇荐罹兵革藁軼不存滏君得十

一於千百僅僅若是與余言而深惜之余以謂文章所為傳世者以其精不以其多也古之人嘗託片言半簡而傳矣使季子之詩皆可傳也則雖此三卷不啻足矣而又奚惜哉獨憶予年廿七八時在京師季子不鄙其晚出也言於丞相太原賀公曰宰相安可失此人會余南還且世亂聲迹遂不相聞及今十有五年而季子死久矣然則季子之知余甚厚而余言固何足為其重輕也姑述其志行之大略序諸卷首俾讀其詩者知其人

焉爾顯民之詩有武威余公闕臨川危公素所為序論次已詳以其宜互見也茲故反覆併著之

廬山游記序

匡廬奇秀甲天下昔有是言也歲丙午秋余自左史補外佐郡南康而郡實治廬山之陽然自十五年來兵燹荐罹凡山水名勝之塲皆為荆棘虎狼之區人迹所通僅一二數而已暇日往游焉游輒記之以文葢以慨人生之如寄而勝踐之不多遇也

朱元會文集序

君子之於文止於理而已矣是故理明則氣充而辭達氣也者理之寓也辭也者理之載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氣至於浩然辭至於達皆理之明致之也苟為文者不明諸理而徒欲驅駕以氣馳騁以辭氣有不餒而辭有不慼者未之有也故曰文以理為主理明矣氣不求充而自充辭不求達而自達而始足以言文矣大江之西近時有大儒曰吳文正

公其學主於理者也當時及門之士衆矣而獨金谿朱君元會為高弟元會之學精敏閎博以明理為本原講辨論議之際悉尊信其師說故其著於文也敷暢而淵厚譬之水焉自流而窮原木焉自本而及末莫不粲然而有章秩然而有序人見其氣之昌辭之達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理明故也江西之文如元會者不可以一二數矣元會諱夏其字元會一字好謙嘗以春秋中延祐丁巳鄉貢進士舉赴春官不合又兩游京師皆無所就

而歸益窮研理學涪湛鄉里不復出江西部使者吳君當文正之孫也以隱逸薦元會於朝不報至正壬辰盜起鄉邦元會竟遇難以歿初金谿以文章名家者同時三人焉危君大樸曾君子白及元會也危君以布衣入經筵位至翰林學士承旨曾君起家進士仕為翰林直學士皆顯榮當世而元會獨以隱約終是以君子讀其文而悲其才之不用也元會之子復亨至正丙申鄉貢進士能以文學世其家裒集遺文得若干卷屬余序余

不識元會而嘗內交危曾二君以故得元會之詳且復亨之請尤屢故不讓而序之

練伯上詩序

大江之西近時言詩者三家曰文白范公德機文靖虞公伯生文安揭公曼碩范公之詩圓粹而高妙虞公之詩嚴峻而雅贍揭公之詩典雅而敦實皆卓然名家者也繼而作者復有吾練君伯上焉伯上之詩溫厚而豐麗足以紹其聲光而踵其軌轍者也其少時所為虞公

蓋嘗序之公殁且二十年伯上近歲所作不及見矣以
故伯上復徵余為之序余因序其後曰古今詩道之變
非一也氣運有升降而文章與之為盛衰葢其来久矣
三百篇勿論已漢以来蘇子卿李少卿實作者之首此
詩之始變也迨乎建安接魏黄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
之劉公幹王仲宣相為倡和正始之間嵇阮又繼作詩
道於是為大盛此其再變也自是以後正音稍微逮晉
太康而中興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左太

沖皆其稱首而陶元亮天分獨高自其所得殆超建安而上之此又一變也宋元嘉以還三謝顔鮑者作似復有漢魏風然其間或傷藻刺而渾厚之意缺焉視太康不相及矣齊永明而下其弊滋甚沈休文之拘於聲韻王元長之局於褊迫江文通之過於摹擬陰子堅何仲言之流於纖瑣徐孝穆庾子山之專於婉縟無復古雅音矣此又一變也唐初襲陳隋之弊多宗徐庾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皆溺於

久習頽靡不振王楊盧駱始若開唐晉之端而陳伯玉又力於復古此又一變也開元大歷杜子美出乃上薄風雅下掩漢魏所謂集大成者而李太白又宗風騷而友建安與杜相頡頏復有王摩詰韋應物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以及錢郎苗崔諸家比比而作既而韓退之柳宗元起於元和實方駕李杜而元微之白樂天杜牧之劉夢得咸彬彬附和焉唐世詩道之盛於是為至此又一變也然自大歷

元和以降王建張籍賈浪仙孟東野李長吉溫飛卿盧仝劉叉李商隱段成式雖各自成家而或淪於怪或迫於險或窘於寒苦或流於靡曼視開元遂不逮至其季年朱慶餘項子遷鄭守愚杜彦夫吳子華輩悉纖弱鄙陋而無足觀矣此又一變也宋初仍晚唐之習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楊大年劉子儀皆將易其習而莫之革及歐陽永叔乃痛矯西崑之弊而蘇子美梅聖俞王禹玉石延年王介甫競以古學相尚元祐間蘇黄挺出

而諸作幾廢矣此又一變也建炎之餘日趨於弊尤延之之清婉朱元晦之冲雅楊廷秀之深刻范智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固粲然可觀抑去唐為已遠及乎淳祐咸淳之末莫不音促局而器若荻無以議為矣此又一變也元初承金氏之風作者尚質朴而鮮辭致至延祐天歷豐亨豫大之時而范虞揭以及楊仲弘元復初柳道傳王繼學馬伯庸黃晉卿諸君子出然後詩道之盛幾跨唐而軼漢此又其一變也然至於今未久也而氣

運乖裂士習遷畢爭務紛繪鏤刻以相高効齊梁而不能及伯上於斯時獨不移於流俗益肆其學而昌於詩藹然和平之音有融暢之工無藻飾之態凡出處離合歡欣憂戚跌宕抑鬱之思無不託於是焉此所以自成其家而無愧也余嘗聞之楊公之言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以唐為宗也黄公之言曰詩貴乎平實而流麗也嗟乎言詩之要無易於此矣讀伯上之詩者合二公之言而求之則其為詩可得而識也伯上與予同官

為左右史相知也厚故因序其詩而歷道古今詩道之
變而與之商略焉

金華俞氏家乘序

俞氏世為吾婺衣冠家其先有仕錢氏為戶部尚書兼
營田使諱公帛者自錢唐来遷義烏之鳳林鄉義烏之
有俞氏自尚書始尚書之孫處士諱謨又自鳳林遷金
華之孝順鎮金華之有俞氏又始於處士處士生一子
二孫皆儒而不顯至其曾孫八人有諱昌言者宋大觀

三年上舍釋褐進士卒官左朝奉郎知越之蕭山縣事而其族之仕宋者又自知縣始由是八人者之子若孫入冑監領貢舉取科第而致名官者比比而是其他以文學行義著於鄉者尤不可以悉數邦人榮其盛因稱之曰八宅俞氏俞氏之為吾婺衣冠家可謂盛哉葢自尚書而下及今十有六世世有族譜以紀系序然一壞於宣和間之睦寇再壞於宋之亡國三壞於元祚之衰雖屢修而屢軼十四世孫慶懼愈久且益墜博考精求畫為

譜圖并裒彙墓記遺文及他雜述總為十卷書成題曰俞氏家乘而屬序於余俞氏與吾王氏同出於鳳林皆以盛大著聞世之稱者一曰鳳林俞氏一曰鳳林王氏而其居里之名又各以姓表曰俞村里王村里云及俞氏再遷金華而吾之先亦徙縣東之沙谿兩姓之先後出處無不同焉者故世為昏姻家至今益篤揆乎義余宜序已古有大宗小宗之法聖人所以敘天倫繫人心明教原敦政本者也漢魏以降宗法廢而門地盛於是

譜諜之學興焉族之有譜其猶宗法之遺意歟宋世言族譜者二家曰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而二家之法厥各不同歐陽氏則世經人緯取法於史氏之年表蘇氏則派聯系屬如禮家所為宗圖者及論其所為同則皆使人均重其本之所自出有尊尊之義焉各詳其支之所由分有親親之道焉尊尊親親之意盡而譜法備矣是故宗法既廢之後聖人敘大倫繫人心明教原敦政本之道猶粲然於族譜見之君子之有志於存禮者其

忍置而弗講乎俞氏之族遠矣其所為愈遠而可考者以有譜存焉耳今慶於亂離散軼之餘惓惓焉是書之修復盡合歐陽氏蘓氏之法而兼有之四百年衣冠家世之盛何其詳且備哉爰自頃歲天下多故士大夫家莫不苟簡以廢禮而慶獨能於此加之意焉可謂知禮也已抑可謂能世其家也已慶字大有博雅而好古敦義而有文知名於時云

敏求録序

求物者必於其所會於所會則易於求今夫市焉自金玉珠璣犀象以及布帛穀粟茶鹽藥石一凡適於用者靡所不有索其一物而其遠近彼此精粗美惡之不同者又莫不並蓄羅列以備求者之所需故隨所欲以往購焉鮮不獲吾所求者矣茍不求於所會而顧於其所產則凡適於用者既不可俱得而遠近彼此精粗美惡之不同者亦烏得備見以審所擇乎蓋吾於是知制度名物之猶然也夫以載籍之廣自聖人之經儒者之傳

註箋疏以及代史百家之述作誠可謂博且廣矣凡制度名物之散見雜出乎其間者豈得而易求乎然而將以究其本末考其同異則不可謂難於求而弗之求也此類書所為作也書之有類其猶物之有市乎吾觀杜氏通典鄭氏通志之屬書之類編者無慮數十百家學者於制度名物誠易於求矣夫孰知夫本末之有不符也同異之有不合也而其難求抑又有甚焉者此吾於沈君敏求錄之書所以有取也葢君之是書雖不過襲

儒先已成之業而加之意而考据之密本末無遺辨論之精同異無舛其為功則已多不特資後生小子場屋之用博雅之君子或有取焉將不能外此而他求矣嗟夫今人為學談性命者窮高極深而不切於用工辭章者矜奇衒巧而不復反諸本要之皆足為學術之累亦孰知制度名物乃聖人所以立天衷奠民極彌綸世故而不能自已者茍於此而有得焉則成天下之事業無難矣此吾所以有取於是書也書凡若干卷自郊祀以

後為類凡若干

張仲簡詩序

吳郡張仲簡詩若干篇予為之序曰文章與時髙下代有是言也三百篇尚矣秦漢以下詩莫盛於唐而唐之詩始終蓋凡三變焉其始也承陳隋之餘風尚浮靡而寡理至開元以後久於治平其言始一於雅正唐之詩於斯為盛及其末也世治既衰日趨於卑弱以至西崑之體作而變極矣由是觀之謂文章與時髙下而唐之

詩始終凡三變豈非然哉然唐之盛也李杜元白諸家制作各異而韋柳之詩又特以温麗靖深自成其家盖由其才性有不同故其為詩亦不同而當時治化之盛則未嘗不因是可見焉國家致治比隆三代其詩之盛實無媿於有唐重熙累洽抵今百年士之達而在上者莫不詠歌帝載肆為瓌竒盛麗之詞以鳴國家之盛其居山林間者亦皆謳吟王化有憂深思遠之風不徒留連光景而已夫其達而在上則人所共知而山林之間

人有弗及知者予獨於仲簡有徵焉仲簡之詩所謂温
麗靖深而類乎韋柳者也後之人讀其詩非惟知其人
雖論其世可也仲簡之鄉先生文昌于公謂為有盛唐
氣象嗟乎公之言豈欺我哉或曰詩者情性之發也夫
發於情性則非有待於外也柰何一吟詠唱酬之際而
直以為有係於治化乎噫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
韶感於心也而况於作者之詩哉昔人蓋有以草木文
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者矣則詩之所見夫

豈徒然而已哉

治政萬言書序

聖天子在位之十有五年並相勳賢更新治政詔求天下直言極諫若曰朝廷得失軍民利病許極言無隱遐方之人凡所言事所在有司為轉以聞於是朱君厓方游成均覩詔書而歎曰天子望治之意隆而求治之心至矣凡有知於鳶飛魚躍之間者孰不鼓舞而思以自効吾顧可默然而遂已乎則條天下之事自朝廷以至

於邉鄙自政理以及於財用所以矯其弊而反其正者本末備陳綱紀畢舉其目凡二十曰治政萬言書亦既獻諸中書將轉聞於上同志之士復圖有以廣其傳而屬褘序之褘讀是書而有感夫時之難得也葢自治古以還上有納言之君則下有盡言之士上下相成故太平之業可致也國家承平日久天子務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虛已盡下一歸於公議而不自用而二三大臣方相與同心僇力以圖天下之事故

人有不言言無不納而有志之士有不知也知無不言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於戲朱君之書可無作乎其有不用而徒為空言者乎是故天下無事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匹夫之言重於泰山昔者漢文帝時天下若無事也而賈生之諫乃謂有可痛哭流涕太息者焉惟夫人皆以為無事而賈生獨云然也故其言卒不用於當時方今天下若非有事而不可謂無事也其可痛哭流涕太息者盖不無如賈生之

所言朱君以天子諸生而言事於有事之日吾是以知其見用不徒為空言也歟雖然賈生之策不用於文帝之時而主父偃之徒得其緒餘終施之武帝之世施於武帝之世孰與用於文帝之時之易也是以有志之士惟知時之所得而盡言至於言之而不用用之而不及其時者則亦豈所能必也哉朱君字仲端嶶國文公六世孫

送羅傳道序

新安羅君傳道之宰山陽也三年於茲矣公卿大夫士與凡將命南来者余輙問之曰令江淮間守令之可稱者為誰皆曰山陽令羅君其人無異辭者傳道以考滿用例入覲余解其裝得詩文百十篇悉鴻生畯人之所作歌頌美德以贈傳道者也於是益信向之稱傳道者其言出於人心之公又知傳道之得此於人人者皆其所自致非偶然也葢傳道之先仕宋累世為名卿而鄂州之名尤著傳道生於文獻之家好學有文材優器宏

足以為時用余辱與傳道定交久故知傳道者如此以
余之知傳道豈俟他人之言而始信哉特以信夫是非
議論之公有不可掩焉耳傳道既陞見復以例還山陽
余竊以謂傳道為令既有循良名則宜舉而陟之使之
充其操而大其施而顧復局之於一邑使不得展焉何
耶以余論之百里之任亦難矣考之前史其以縣令獲
登名簡冊者比比而有若夫冒尊官都顯位碌碌無佀
而聲名泯沒者不可勝數以彼較此其得其失孰為多

乎余忝職太史氏有善必録有如傳道政績之可采固將因其實而具書之矣雖然傳道之才非止百里者也由是加勉而益思以自致夫茍是非論議之公終不可掩則傳道之顯融余又得計日而竢矣傳道之行國子先生李君克正率凡干友賦詩為贈余因得序之於篇端

王忠文集卷五